

海河，因河而得名。据史书记载，昔日的射阳河排水不畅，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淮安府下令开挖海河，海河上至串场河，下经陈洋、通洋入射阳河，全长70公里。百里海河穿镇而过，低吟浅唱，逶迤入海。

早在唐朝以前，海河这一片区域还是茫茫沧海，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泗入淮，带来大量泥沙，在海边淤积，致使海岸线不断向东推移，海河镇区境内大部分为明代以后才逐步成陆。明弘治七年(1494年)，盐城距海仅15公里，清咸丰五年(1885年)，盐城距海已达75公里。

随着大海不断东移，成陆面积越来越大，人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为后来的海河搭建了一个诠释历史的大舞台。先民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围海煎盐，垦荒造地，渐成气候，经历了无数次历史的开合和时代的变迁。清康熙年间，安徽盐商招收一批移民前来围地煎盐，后来由于海岸线不断东移，水中卤气下降，灶民们为求生存，弃盐种粮。民国五年(1916年)，张謇等民族实业家沿海创办垦殖公司，在海河境内创建了颇具规模的阜余公司。

清代前叶，海河地区隶属两淮盐运使淮安分公司，清雍正九年(1731年)，成立阜宁县，属淮安府管辖。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海河与廖家沟两河交汇点东大约100米处，开设海关收税，这个海关俗称“小关子”。小关子的设施颇为简陋，两边打上木桩，中间用木头拦住，稽查来往货船，并收取税银。盐业备受朝廷关注，到了清代，海盐生产继续发展，以盐城为中心的两淮地区，盐业收入仅次于田赋，可见，设置小关子是多么重要。小关子是内地通向海边的一个关口，久而久之，发展成为一个边陲小镇。小关子建设设街虽具有百余年，但决不表明地只有百余年的发展史。百年光景无多日，昼夜追欢还嫌迟。地像一个受宠的女子，从明到清，两个朝代都在这里开河筑圩，运粮建寨，设官建制，发展渔业盐业农业生产活动。小关子曾经的繁盛，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1939年冬，日本鬼子先后在陈洋、海河、通洋、靠渔湾、新圩子、卢公祠等地安下据点，把射阳作为掠夺盐阜地区自然资源的滩头阵地。他们还与土匪、恶霸、汉奸相互勾结，推行伪化，日寇的侵袭使文明惨遭蹂躏，风云顿为变色，山河顷刻摇曳。1944年6月30日，我新四军三师21团一部30多名战士与日本鬼子的汽艇舰遭遇，展开了“先烈雄风镇海疆”的决战，当鬼子的汽艇进入我军伏击圈时，战士们奋不顾身，扑向敌人，后因敌人另有两艘汽艇增援，我军寡不敌众，在击沉一艘敌艇，打死四十多个鬼子之后，我军十八名勇士壮烈牺牲，从此，这血雨腥风的土地，取名为“烈士村”。

新中国成立，海河沐浴新时代的阳光，日历人文形胜神会古今，夜赏河风海韵意随明月，辟人间乐土，造天下奇观，育都市灵韵，弘文化博津。

沾染着泥土芳香的乡愁，总是用记忆做成一条长长窄窄的通道。乡愁，是承载着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奋斗历史的心灵家园。让乡村留得住河水绿，就必须记得住永恒的乡愁。加快乡村振兴，征途漫漫。海河老镇的韵味裹挟沧桑，并在沧桑中流淌诗意。海河，也许是一首始终萦绕耳际的情歌，也许是一本难以释卷的经书。经由无数故乡人的不懈努力，海河的一切传奇都会在流传着丹顶鹤故事的广粟土地上得到有力彰显。如今，这个人文历史悠久的百年老镇，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百年老镇，神灵密语，祥意赐祥。连盐高铁和“233”省道全面通车，“道口”优势充分凸显，海河大地处处充满生机，洋溢希望，化茧成蝶，功成利器！

伊犁小院

戴敏

这几天，伊犁气温偏高，对于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依赖制冷设备度夏的我来说，在西北的干热天气的影响下，滋生了一些负面情绪。同事小丁来电话，说带我去一家小院纳凉小憩。半信半疑之中，上了她的车。

院子的主人，是我们单位的退休老同志王大哥，高瘦、健谈。他的爱人，某军区医院的军医高大姐，小巧、谦和。

走进院子，中间用水泥砖分成几块平地，栽种着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我仔细数了一下，认识的加不认识的，大概有十五种之多。参观时首先是被颜色各异的水果吸引着，吃货的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伊犁是杏子之乡，王大哥特意给我拿来一把小凳子，方便我现摘现吃。摘下自己中意的杏子，学着当地人，在衣服上蹭蹭，一口爆汁，那种鲜甜，离树即入口，多一秒都不行。看葡萄色的树根，苍虬有力，大概应该超过十年。葡萄架边，不时有鸟儿飞过。高大姐说，鸟儿很聪明，看到葡萄变紫，循着颜色就来了。这种葡萄的品种叫阳光玫瑰，在西北超长的阳光滋养下，糖分积淀，又保有玫瑰的清香。在伊犁，哪有水果不甜的道理？绿色的苹果，挂在枝头，或是三个一群，或是五个一伙，不疾不徐地等待着变红变甜，因为他们笃定，伊犁绝对是他们生长的好地方。

王大哥在厨房里忙着醒面、炒菜。被叫吃饭时，我的胃已被各种水果填满。在餐桌坐下，闻到炒菜的香味，胃部立刻被腾出了空间。现实的用，用力揉，手工拉，煮好后，伴以各种炒菜，成就了一份新疆家常拌面。王大哥和高大姐互相协作，享受着做饭的过程。都说新疆的饭菜料多油重，但是，吸引的我，不是调料的味道，而是食材本味，产自小院的芹菜清香、番茄酸甜、土豆软绵……本不爱面食的的我，不知不觉，一大碗下肚。我们一边夸着面好吃，一边听王大哥唠着嗑，他调侃说：“好女是打出来的，好面是揉出来的。”高大姐在一旁，浅浅地笑了笑。

院子里的建筑由正房和偏房组成。正房朝南，外面有长廊，颇有当地维吾尔族特色。王大哥告诉我，这是维吾尔族人的老宅。冬暖夏凉，冬天，太阳会晒进房子里；夏天，太阳只会停在长廊外。整个屋子没有制冷设备，体感却很舒适。偏房主要是由厨房和榻榻米构成，“新疆铁床摆在大门外”是新疆一大怪。王大哥说那个榻榻米可以称为新疆铁床的改良版。我想这也是边疆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在房子里一个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图，王大哥给我介绍说，是高新区两次去刚果金参加维和的留影。

午后的小院，树荫下，王大哥和我侃侃而谈，说伊犁人杰地灵，要让我爱上伊犁。高大姐还是浅浅地笑，说我来边疆不易。来边疆多年的他们，参军、工作，热爱边陲、热爱祖国，我短短的援疆之行不值得一提。祖国是个大家庭，在她的怀抱里，我们走过的地方既是他乡也是故乡。

从小院归来，西北的燥热已退却，西北的夜风徐徐，少数民族的小院里，开始了载歌载舞！

落差时，在坝埂下方铺上柴箔子，套上网兜，然后在坝上开个缺口，让排水渠的水如瀑布样往柴箔上淌，顺流而下的鱼就会身不由己地淌到网兜里。

库鱼。就是用泥土将田间的进、排水渠拦腰截成段，把水桶用绳子扣起来，两个人一人站一边，拉着水桶库水，直到将渠里的水库干后，下去拿鱼。水要干时，直听“扑通、扑通”鱼跳水、库鱼人的欢笑声，那场景象是忙过年。吃鱼没有取鱼乐，取鱼时由心神不定、害怕水下没有鱼，到水干鱼跳水时的欣喜若狂，充满了惊慌和惊喜，经历了辛苦和甘甜。

加工捕回家的鱼，是一次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过程。刮上来的鱼，一般都是小鱼小虾，数量少，回家洗干净后一锅煮；数量多，煮一部分，其余晒鱼干子，冬天，将鱼干子和黄豆、咸白菜熬成鱼汤冻，绝对是解馋下饭的美食。淌鱼和库鱼取上来的鱼，基本上都是大鱼，数量多、品种多，第一顿吃的都是编参、昂刺、虎头鲨等杂鱼。煮鱼时，屋后掐几根小葱、摘两个辣椒，挖一块自家大麦做的黑酱，倒一铲子小榨豆油，随着麦秸草烧火的“叭叭”声，土灶铁锅和锅铲翻动鱼身的“叮当”碰撞声，屋内立马弥漫起葱花油盐掺拌的鱼香味。当一盘有黄黑白几种色彩的红烧杂鱼端上桌时，那腾腾热气裹挟着诱人鲜香味直冲脑门，让你不由自主地眼里放着光，嘴里渗起水，装满一碗饭，便旁若无人地有滋有味地享受起来，那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

“来，再搽条整鱼放盘里”，老友热情招呼声唤醒了我。又是一阵推杯换盏，天南海北，宾主尽欢。那天的一桌菜不可谓不丰盛，可饭后，我总是回味“大白菜、粉丝烧成肉”“红烧野生杂鱼”那特有的醇香。舌根深处的美味，是儿时留下的深深烙印，是岁月带不走的浓浓乡情。



收茧时节人倍忙 王万舜 摄

最是桑海寄乡愁

徐俊山

我的家乡特庸镇是华夏闻名的蚕桑之乡，“接天桑林无穷碧”是家乡独特的田园风光。

家乡的桑树虽无松杉之伟岸、杨柳之妩媚、竹梅之高雅、桃李之艳丽、樟楠之名贵，但却那样的淳朴与憨厚。春日嫩叶吐翠，夏日青翠欲滴，秋日落叶坦然，冬日仙风道骨，连绵数十里，确有碧海无垠入画来的意境。

自古桑树一直被人们作为勤劳朴实、正直善良的象征。《诗经》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因而桑梓常被人们加以歌颂和赞美。桑树虽随处可见，无足为奇，然而，像家乡人对它钟爱有加却很少见。

儿时采食桑基的趣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在那饥不择食的年代，每当桑基成熟的初夏季节，我和小伙伴们常常爬到枝叶繁茂、果实累累的桑树上，饱享那又香又甜的桑葚，直到狼吞虎咽满唇染紫仍不愿离去。如今想起那“美餐”，仍然满口生津。

家乡栽桑养蚕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当年生产队里的那片桑园，是我们农家娃的“迪斯尼”，我和小伙伴们常在那儿格田方，捉迷藏，用桑条做弹弓，编头绳，作叶帽，看电影里的镜头，隐藏在桑园中间偷偷进，侦察“敌情”……

春夏之际，每当星期假日，桑枝返绿蚕蚁出卵时，我也时常跟着姐姐到桑园里来摘那嫩绿的桑叶，在洒满朝霞的桑园间，笑靥映着露珠生辉，绿叶伴着彩影移动，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乐趣。蚕房里，我帮着给蚕宝宝喂桑叶，看到蚕儿吃得那么香甜，听着下小雨般的“沙沙”声响，我真是兴奋极了。等到蚕宝宝渐渐长大成熟时，姐姐领着养蚕组的姑娘们把小麦秆制成的草龙放在蚕匾上，让成蚕“上山”吐丝结茧。两三天工夫，金灿灿的草龙结满洁白蚕茧，一条条银龙挤满了蚕室。待茧中的蚕儿变成了蚕蛹，养蚕的姐姐们便开始来摘成熟的蚕茧。当洁白的茧子装满大筐小篓时，她们的心中也装满了丰收的喜悦。

家乡的桑园曾带给父老乡亲的喜悦和希望，也给他们留下过悲伤。上个世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家乡的那片桑园也曾被当着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而遭到砍伐。那时，大人们为失去赖以生存的桑园而心碎，我们则为失去嬉戏的乐园而苦闷。

春风吹绿我家乡。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钟爱栽桑养蚕的家乡人如鱼得水，利用承包田拓桑养蚕，一个个养蚕专业户如雨而春笋，层出不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背井离乡，外出工作。一晃30年过去了，30年世事变迁，30年沧桑巨变；30年离愁别绪挥之不去，30年韶华匆匆开花花落……



舌根深处是乡情

高亚

从扬州开车到射阳天已黑，吃完饭，洗好澡，正准备看会电视剧《大决战》，家乡的老友就打来电话，邀请明天晚上到老家六垛，和几个老友好好聚一聚。他那真诚的态度、滚烫的话语，由不得我说个“不”字，我让他选一个小饭店，烧几个乡土菜，尤其要烧一碗“大白菜、粉丝烩咸猪肉”，煮一盘“黑酱烧野生小杂鱼”，他也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如约而至。老板娘能说会道，动作麻利，既端盘子，又掌勺子。每上一道菜，都会介绍菜的来历和配料的出处。当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大白菜、粉丝烩咸肉”端上桌时，她兴奋地介绍道：大白菜是自家院里长的，没打药水、没上化肥，粉丝是地道的滨海山芋粉丝，咸肉还是腊肉呢；一盘“红烧杂鱼”端上来后，她又自豪地说：“昂刺鱼，虎头鲨都是今早在灌漑总渠捕的，大酱烧的，鲜着呢”。一旁的老友也忙补充说：“这是你专门关照的两个菜，小时候的味道，快尝尝”。听着老板娘绘声绘色地介绍，看着色香味俱佳的乡土菜，舌根下本能地开始向外输送着渴求，喉咙开始不停地渗出涎水，我忙咽起唾咽了咽。脑海里也情不自禁地浮现儿时的往事。

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农村家庭的饭桌上，一般只有一菜一汤，咸菜就是自家田里长的韭菜、角子、茄子；汤不

孔子也爱酒

谷子

近日细读《孔子传》，从传记及《论语》中认识一个全新的孔子。孔子是一个十分喜爱美食和爱喝点小酒的书生。《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了孔子的饮食习惯与不为酒困，小酌怡情的文人境界。

对于酒，孔子的要求很简单，“唯酒无量，不及乱”。没有限量，可以尽情畅饮。只是对盛酒的“觥”，孔子很在意。“觥”，腹部和足部都有棱角。当时人们只重酒，不重视杯，“觥”有点走样了。《雍也篇》记载，有一天，孔子端着酒杯很感伤地说：“觥不觥，觥哉！觥哉！”酒杯不像酒杯，酒杯呀，酒杯。此时的孔夫子，像是在感慨酒杯，又像是在感慨自己。一个多好的酒杯盛满了美酒，却生在一个无人会品酒的时代，这不能不算是一个悲哀。

饮酒上，人们开始琢磨“唯酒无量”的“量”，究竟是多大量，史记中说，“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觥”。也就是说，文王的酒量是一千钟，而孔子可以喝掉一百觥的酒。

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一定要弄清楚孔子和酒，重回《论语》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明了。对于饮酒，孔子坦诚地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这里孔子提出“不为酒困”是什么意思呢？“不为酒困”，即不沉湎于酒精，这是“慎”的表现。有时为了某些礼节上的来往，可以适当饮用酒水，这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也不会生出什么乱子。但若过于沉湎于酒精，不但会给人们的身体造成危害，甚至还会因此而酿成大祸。人们修身养性最重要就是得自觉自律，用理性约束自己的言行，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有德之人。在本章中，孔子讲的虽然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里面却隐含着做人的大道理。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经历过那么多风霜，孔子能活到73岁的高寿，和孔子有节制的放松是分不开的，这是孔子的养生之道。事实上，孔子对于包括喝酒在内的事情一直保持着这种淡定和从容，即使没有好酒，没有好菜，孔子枕着胳膊睡一觉，也会觉得很快乐。孔子的饮酒方式深深影响国人。小酌怡情，最好是达到微醺的境界。酒后失态，借酒撒疯，从来为文人雅士所鄙视。可以说，孔子賦予了酒以文人气息。

我相信，在飘着雪花的夜晚，在曲阜，在孔子居住的阙里，或在周游的路上，心情不好时的孔子，一定邀请颜回、子路，“能饮一杯无？”此时，时间似乎融化了，烦恼似乎静止了，耳边只有沙沙的雪花落地的声音。不为酒困，让酒服从于和谐的内心，虽然生活有困难，理想有挫折，但心中没有悲情，没有顾影自怜。借着一点点酒力，笑对东风，笑对四季无常，也笑对这个浮躁的世界。能饮一杯无？翻阅《论语》，你难道没有听到孔子真诚的邀请吗？

小时候，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老渔翁”，给我的印象是：年轻、力壮、帅气、皮肤黝黑，浑身透着一股使不完的力气。那时，他像是家里的一座大山，让我仰望。

记得有一年端午，我从学校回家，看见满头白发的爷爷，再看看刚回来还气喘吁吁的父亲，我问父亲，有一天你会不会也像爷爷这样老？父亲伸了伸胳膊对我说：“儿子，你看，爸爸的肌肉多结实，我是不会老的！”我笑了，也认为身强力壮的父亲不会老。父亲可以轻松地把比我高举起过头顶，可以肩挑二百斤重的担子连续走上十多里路。是啊，这样的男人，怎么会老呢？

童年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父亲突然像是老了许多，他的眼睛里满是沧桑，他终日起早带晚跑滩涂、捉蟹没捕鱼供我读书上学和维持家庭生计，吃了很多很多的苦……

我上初中住校了，暑假我才从学校回来。放假那天，父亲特地赶到车站去接我。在车站，看到父亲黑了许多，也瘦了许多，可让我奇怪的是，父亲的头发曾是黑白相间，这一次看上去却黑了许多。看到我，他笑了笑，一把提起我重重的箱子，飞奔在前往。我三步并作两步，气喘吁吁追了上去。正值盛夏，我见他的额头挂满了汗珠，不由得训斥他：“天这么热，你不能在老家待着？”他憨笑：“爸身体壮，有的是力气，这点热奈何不了我。”后来，还是母亲告诉了我，她说：“他那头发是染黑的，在孩子们面前，他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小老头。”我怔了怔，心想，父亲原来也怕老啊！可低下头，眼泪却不听使唤地流了出来。

我上初三那年，我家终于建起了四间大瓦房。父亲吃的苦，从捕鱼到种田，无法用言语来描述。我只知道，父亲每次递给我生活费时，他的腰板挺得比谁都直。

从初中毕业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月薪26.5元。50多岁的父亲郑重地把一万元钱捧在手里，对我说：“儿子，你也要成家了，这一万元钱，是我和你妈给你准备结婚用的，只能表达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心意，如果不够，以后我们再给你补上。爸爸还没有老，还能出去打工挣钱。”我知道，这钱是父亲日日夜夜取鱼挣来的。我把这钱塞回父亲手里，抚摸着他手上厚厚的老茧，生硬地说：“爸，你都快60岁的人了，你可以不服老，但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父亲并没有停止去取鱼。我知道，在父亲眼里，我永远是一个孩子，他不会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他始终不服老，河里还有很多鱼等着他呢。

再后来，我成家有了儿子。有次，上班时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感到身体不舒服。我放下电话，急匆匆赶回家，把他送到医院。看到我，他先是喜出望外，继而又皱起眉头，对着母亲说：“叫你不要打电话，你偏要让孩子回来，我只是点小毛病，我还年轻，身体扛一扛就过去了……”我心疼地说：“爸，你以为你还是小伙子吗？你年纪大了，不能再去取鱼了，你得好好养身体。”后来，父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不久他就走了。

回想父亲的一生，拼命捕鱼挣钱，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成人。如今，我再也不能在父亲面前絮絮叨叨，说什么他老了。父亲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62岁，他从来就没有老过。不服老的父亲，吃苦耐劳的父亲，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